

清编《全唐诗》如何重新整理？

——论《唐五代诗全编》的纂修理念与策略

罗时进

摘要：自闻一多、李嘉言师生提出《全唐诗》整理方案以来，学界进行过一系列讨论，涉及辑佚、辨伪、校勘、考事、编次等诸多方面，核心问题集中于三点：一是使“全唐诗”名实相符，二是力求回复唐诗的本来面貌，三是构建新的统序之法。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方能表现出当代学术立场和学术风范，建立一种新的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范式。陈尚君编纂的《唐五代诗全编》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回应了学界的期待，在辑佚求全、尊宋求真、统序求法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其纂修策略、理念方法对于当前如何重新整理和研究诗歌总集类文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全唐诗》；《唐五代诗全编》；辑佚；尊宋；统序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5)02-0169-08

清编《全唐诗》颁行 300 多年，需要进行全面整理，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如何重新纂修，如何将唐诗学理论、文献学规范付诸新的整理实践，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鉴于唐诗在诗学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突出地位，这一学术工程的开展应当回应百年学术史揭示的问题，回应当下学界的期待，回应新时代对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陈尚君积 40 余年之功独立编纂出版的《唐五代诗全编》表明学界长期酝酿的方案已变为现实，其在辑佚求全、尊宋求真、统序求法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对于当前如何重新整理和研究诗歌总集类文献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辑补齐备方成一代唐诗全编

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九月，扬州诗局编臣奉敕编纂《全唐诗》竣事并进奉全稿，次年四月康熙帝《御制全唐诗序》颁赐，自此《全唐诗》行于天下。其时，对编纂《全唐诗》有奠基之功的胡震亨、钱谦益、

季振宜早已作古，老成耆旧中幸朱彝尊尚在。他在晚年留下了《〈全唐诗〉未备书目》^①，列出 140 种左右书目，这几乎是《全唐诗》成书后仅能听到的清人增补建议。朱氏尝致信主持《全唐诗》修纂事宜的曹寅云：“曩承面谕，补缀《全唐诗》第十一函第七册孙元晏以下至张元正无考。今查出四十三人官爵，似宜注明。又李潭六诗七首，又联句三首，似宜补入。但业经进呈，成事不说，留此以见愚者千虑之一得耳。”此信节录在朱彝尊同乡后辈冯登甫为《〈全唐诗〉未备书目》所作跋文中，他认为“此《目》疑为同时补录者”^②，冯氏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据此大致可知，曹寅与朱彝尊交往颇密，在《全唐诗》编竣之前，曾因唐代咸乾之后诗人多“无考”而将第十一函第七册以下交于朱氏，嘱其有所补充，朱氏阅后既憾于编臣搜检书目不广，作《〈全唐诗〉未备书目》，并遵嘱查出唐末五代之际四十三人的官爵，同时指出李潭有六题七首诗及三首联句遗漏了，可以增补。只是朱氏回复曹寅时，《全唐诗》已经进奉，因而特

收稿日期：2024-10-20

作者简介：罗时进，男，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苏州 215021）。

云“业经进呈,成事不说,留此以见愚者千虑之一得耳”。谨慎的语气中透出他在“御制”前的谦卑与无奈。遗憾的是,朱彝尊当时所得见书籍后来大量散佚,已经查得的李潭六题七首诗及三首联句都基本不见了。《全唐诗》中未见李潭其人,《全唐诗逸》中只存“人过远村秋日晚,鸟飞平野暮天空”两句而已(不知是否为朱氏所见三联之一),朱氏所言是至今尚知唐代诗人中有李潭(浑)其人的唯一“证言”^③。

因为“御制”使《全唐诗》在清代得到尊崇和传播,这是唐代诗人的幸运;但也因为“御制”,也使《全唐诗》在当时以及其后两个多世纪都未能得到有效的增补,这无疑成为唐代诗人的不幸。《全唐诗》之编纂受皇命而进行,负责、参与此事之人都希望抓紧完成,以“一代诗骚应帝期”^[1]。但如此宏大的文化事业仅以一年多的时间即告完成,实在是个奇迹。要理解这个奇迹,需认真研读康熙《御制全唐诗序》中的这段文字:“朕兹发内府所有《全唐诗》,命诸词臣,合《唐音统签》诸编,参互校勘,蒐补遗缺,略去初、盛、中、晚之名,一依时代分置次第。其人有通籍登朝、岁月可考者,以岁月先后为断;无可考者,则援据诗中所咏之事,与所同时之人系焉。”^[2]据此可知,康熙帝对编纂《全唐诗》的主要旨意是以内府所存钱谦益、季振宜递辑本《全唐诗》为底本,以胡震亨《唐音统签》为参校本,互校成书;至于蒐补遗缺,分置编次等则属一代文献总集成书的普遍技术性要求。参考宋荦《迎銮三纪》的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十八日面谕他刊刻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十九日发《全唐诗》一部,命江宁织造曹寅校刊,以翰林彭定求等人分校,可知其时康熙帝需要颁行一批大型典籍来宣扬黼黻盛世。由于颁行在即,也限于编臣的学养、精力和诗局的文献条件,《全唐诗》在蒐补遗缺方面留下了极大缺憾。

《全唐诗》收录不全,是可理解、可宽容的。唐初与唐末已隔300多年,以唐末回视唐初,其间诗歌作品湮灭已不知多少,而康熙中后期距离唐人活动、唐诗创作现场更遥隔千载,唐人“若以名场内,谁无一轴诗”^[3](杜荀鹤《下第投知己》),动辄“千首诗轻万户侯”^[4](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都已成为想象的图景。故对唐诗编纂之“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要求,即对当时尚存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搜罗齐备,扬州诗局的编臣没有、似乎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在《全唐诗》的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全。王全(即王仲闻、傅璇琮)较早揭示出这一问题,其在中华书局本《全唐诗》“点校

说明”中列出“这部全唐诗的缺点”,首要者即“误收、漏收”。以一般常识可知,“误收”使数量伪增,“漏收”则使数量实缺。正因为如此,近现代海内外学者对清编《全唐诗》致力最深之处即辨误与增补唐诗。在陈尚君之前,以日本市河世宁为先,近现代我国闻一多、孙望、王重民、童养年、傅璇琮、张忱石、陶敏、佟培基、蒋寅、徐俊、王兆鹏、胡可先等一批学者的重要贡献亦在此一端。

陈尚君“对《全唐诗》的最初接触,是读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发孙望《全唐诗补逸》,选录六十多首,其间似有相识者,于是利用上海书店影印版《佩文韵府》所附索引,检出有八首见于《全唐诗》,写成短文《关于〈全唐诗补逸〉中几首诗的误收》”^{[5]15},这是其“平生所作第一篇具有学术意义的文字”^{[5]15}。此后,他投入精力从事“以唐宋基本典籍与《全唐诗》做逐篇核对,记录有无,存覈文字”,“决心全面网罗唐人佚诗”^{[5]15}。这个艰苦的研究历程持续了40余年,其间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是1992年《全唐诗补编》的出版。该书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修订王重民、孙望、童养年之《全唐诗外编》,王辑两种,皆录自敦煌文献,孙、童两书各20来卷,删削后童本存17卷,孙本存19卷;二是陈尚君辑佚《全唐诗续拾》,凡60卷,所收作者逾千人,诗4300余首。这一成果曾引起学界广泛称誉。

《全唐诗补编》出版后的20多年中,陈尚君一方面对《全唐诗续拾》中的篇目与作品进行自审和删汰,一方面更深入地考核四部典籍、佛道两藏、金石碑刻、方志家乘、域外文献,“努力希望辑佚无死角”^{[5]16}。这些辑佚成果最终体现在《唐五代诗全编》中,该书50册,凡1225卷,收录4000余位诗人,57000余首诗作,逾1800万字。相较于清编《全唐诗》900卷,作者2567人,收诗49403首又1555句^④(其中误收诗超1200首,互见诗约6800首),《唐五代诗全编》的辑佚成就极为突出,诗人数量增加千人以上,诗歌作品增加几以万首计。这是“全唐诗”力求齐备的可贵努力,达到了目前所能达到的高度,丰硕的辑佚成果是对学界期待最重要的回应。

求全对于一代唐诗编纂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扬州诗局闭馆之后,有不少内府及私家秘藏唐集面世,有大量敦煌遗书发现,有可观的海外文献回归,重新整理《全唐诗》时对此都需要关注。《唐五代诗全编》收录了众多佛、道两藏中的歌、偈、颂、诀,仅从宗密《圆觉经道场修证仪》中即录出其偈1000多首。清编《全唐诗》中所载释氏、禅师有20多人,而

《唐五代诗全编》所录不下 600 人。这对研究唐诗演化史、宗教传播形式、白话诗原型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安溪詹氏族谱》中成卷诗(凡 144 首又 4 句、联句 1 首)的发现、《结客少年场行》的作者卢羽客为卢纶先人的考实,丰富了唐代家族文学研究的例证;而敦煌吐鲁番文书、东渡日本的商人、泽潞的墓志刻工、长沙窑瓷器工匠、成都养病院淘沙子之诗的保存,为研究唐代下层社会文化状况、文学生态提供了珍贵的文本。至于唱和诗和联句的增补、齐言和杂言歌辞俗曲的甄选、诗佚题存的备录,对唐诗体裁研究、作家作品研究都有重要的诗学史料价值。

对于文献学学科意义上的一代诗歌总汇而言,凡真唐诗即应收录,所散佚者,一卷、一首、一联、一句,皆当视为遗珠。例如《唐五代诗全编》辑佚的张咸(清编《全唐诗》失载其人)的《题黎少府宅红蕉花》:“不争桃李艳阳天,真对群芳想更妍。秋卷红旗闲度日,尽凝红烛静无烟。肯于萍实夸颜色,要与芙蓉较后先。须信晚成翻有遇,赤心偏得主人怜。”^[6]这首诗与清编《全唐诗》中同样咏红蕉的李绅《红蕉花》、徐凝《红蕉》相比,体裁不同,寄情更深。又如《唐五代诗全编》在《严维集》中增补了“万里水连天,孤舟弟与兄”“舞挥秦日月,为整汉河山”“观身岸额离根草,论命江头不系舟”三联,在《罗虬集》中增补了“窗前远岫悬生碧,簾外残霞挂熟红”一联,并“影沉江雨暝”“可怜姿态动春风”两句,孤联断句如古璧残玉。也许其中有些辑佚之作并未显示出以上所补诗句的美感,但总集编纂之责在于蒐辑备载,为今天和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完整版本,丰富实证,拓展道路。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云:“古人之诗有一首而传,有一句而传,毋论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传者而选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7]选本尚应如是,遑论一代之诗总汇。

总集编纂要努力求全但不能贪多务得,如果稍放宽韵语与诗的界限尺度,其数量增幅将大为提升,且易引出文体区分失当的问题,故需严格考核区分真伪、谨慎斟酌以求适度。《唐五代诗全编》把握住了诗歌文体的边界,其取汰裁量具有合理性。《唐五代诗全编》对于《全唐诗》具有无可否认的继承性,但这部独立编纂之著可自树一帜。

二、走尊宋溯回唐朝的“向上一路”

《全唐诗》存在严重的出处不明、真伪混杂、重出互见、文字讹错问题,《唐五代诗全编》欲开唐诗

回到唐朝之新局,须立正鹄;欲臻继往哲开来学^⑤之境界,必以求真。对此学界寄望于《唐五代诗全编》,纂修者亦以自任,将求真立为求全之后的重要目标。

但何谓唐诗作品之真,何谓唐诗集本之真,有许多复杂纠缠的现象需要考虑。比如唐人在交际场合的现场创作与离开现场后的案头写本,都出于本人之手,理论上应以本人写本为定稿,但前者作为第一手文本已经流传,可能影响更大,那么两者以何为真?另外,苦吟之风兴起后,作者习惯反复推敲,频改窜定,原稿与改稿会有较大差异;邮筒往来寄赠唱和,接受者抄写未必照录准确;题诗在壁,诵习者众,口耳相传之际可能误读;名家作品迭复转抄,自然难免多歧;诗人临终删诗、焚诗而选择性保存,本人和他人(如受托编者)或有修改,故作品真伪、正误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⑥。陈尚君在“前言”三《造成唐诗文本多误多歧的原因》中列举过不少现象,并提出了一些怀疑^{[5]23}。文本问题繁多丛杂,完全厘清真相难度极大。以《唐人选唐诗》来说,理应是最合于唐诗文本原型概念的,但选编者或限于文献资源,或掺杂个人意志,本身就存在某种失真的可能;再经过当时或后代的辗转抄录、翻刻,它固然能“保存唐诗的部分面貌”^{[5]38},但也很难说是最真的文本。

面对这一难题,作为一代唐诗的编纂者,陈尚君努力遵循文献学原则,参照学界普遍认知,找到求真的路径。他主张由“尊宋”而回溯唐朝:“本书纂校中,怀抱极其浓厚的尊宋情结。其原因在于,宋人时代去唐不远,那时确实有不少古本保存。……如果阅读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能发现那时还保持着强烈的抱残守缺、不妄改古书的良好习惯。”^{[5]33}在比较的视野中,他认为宋本中存留了更多的唐诗面貌,这在逻辑性和实践性上都是中肯的大判断。“百宋一廛”居大不易,但无疑是值得尊敬的。王世贞、钱谦益、毛晋、黄丕烈这些在唐集收藏中作出卓越贡献者都对宋本执着追求;向古而生,于当下而言“尊宋”无疑是“向上一路”的最优选择。

黄丕烈曾云:“盖古籍甚富,人所见未必能尽,欲执一二种以定之,何能无误耶?”^[8]这是对宋本真伪难以判定而引发的慨叹,事实上古籍整理中同样有这样的问題,因此利用现有的出版文献和在线检索条件,对宋代典籍作全面搜罗,择优利用,就显得十分必要。《唐五代诗全编》对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计有功编《唐诗纪事》高度重视,使其在溯源求真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在以下三个文集的纂校中得到充分体现。

1. 卢照邻集

卢照邻集编纂的难点在如何合理编次。卢氏最早有文集 20 卷,为其弟卢照己开元初编进,已佚。宋代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载其集 10 卷、又《幽忧子》3 卷,亦不存。明代张燮辑《幽忧子集》7 卷,兼收诗文,此集较为通行,今人多取为点校、笺注之底本,但张本未必本真地承继了宋本《幽忧子》的面貌。该书收诗次第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中和乐九章、骚。初唐人是否具有如此明确的古、近体区分意识和严格的文体观念,颇令人怀疑。这种文本形式作为个人别集自然便于阅读、理解,但一代唐诗总集的整理与别集格局不同,是可以重新构架的。在卢照邻全部遗存的百余首诗作中,《文苑英华》收录约 70 首,所占分量很大,因此《唐五代诗全编》将《卢照邻集》分为两卷:第一卷收录《文苑英华》各卷中(除中和乐九章、骚、释疾文三歌之外)卢氏诗,参校他本,次第依据《文苑英华》排列;第二卷收录各种宋本如《唐文粹》《唐诗纪事》《万首唐人绝句》《分门纂类唐歌诗》中的卢氏诗,参校他本,适当排列。纂修者盛赞《文苑英华》“对保存唐诗,功称第一”^[5]³⁹,充分利用《文苑英华》重新辑录《卢照邻集》可证其功。

2. 曹唐集

曹唐集的重点是《游仙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 18 记载其“作《游仙诗》百余首”^[9],不知是指《大游仙诗》还是《小游仙诗》。宋陶岳《五代史补》卷 1 记载:“(唐)为大、小《游仙诗》各百篇。”^[10]但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则记载:“(唐)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已才思不减,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11]曹唐《大游仙诗》原作到底是多少,看来不易说清,但《小游仙诗》肯定为百篇。清编《全唐诗》卷 640 据《唐音戊签》录《大游仙诗》17 篇,卷 641 又录《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又游仙诗一绝》。

《唐五代诗全编》对曹氏《游仙诗》的处理精到之处有数端:一是以专卷录《大游仙诗》27 首又 4 句,较《全唐诗》增补已多。二是另以专卷录《小游仙诗九十九首》,将显然属于《小游仙诗》的那首原录于《唐诗纪事》的《又游仙诗一绝》明确并入,使百首组诗趋于完整。三是底本与参校本的选用凸显宋本优势。《大游仙诗》皆为七律,于《文苑英华》中载有 13 首,凡此以《文苑英华》为底本,其余以《才调集》《十抄诗》《唐诗纪事》为底本,参校《赤城志》

《天台集》等;《小游仙诗》于《万首唐人绝句》中收录 98 首,自然皆取作底本,参校《文苑英华》《唐诗纪事》《诗话总龟》《吟窗杂录》《天台前集别编》等,如此宋本气象堂堂;《才调集》《北梦琐言》等晚唐五代文献中凡有记载,均无遗漏地作为参校本。合之而读,唐诗原貌显示度较高。

3. 罗虬集

罗虬集的主体是《比红儿诗》。《全唐诗》未明版本根据,列出 30 条校语,抹去来源,统一标为“一作某”;《唐五代诗全编》则明确以《唐诗纪事》为底本,参校《万首唐人绝句》之不同版本、《王荆文公诗笺注》(引诗)等,出校语 113 条,几乎四倍于原校。《全唐诗》卷 666 录有此诗《序》云:“比红者,为雕阴官妓杜红儿作也。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辈妓女等。余知红者,乃择古之美色灼然于史传三数十辈,优劣于章句间,遂题《比红诗》。广明中,虬为李孝恭从事,籍中有善歌者杜红儿,虬令之歌,赠以彩。孝恭以红儿为副戎所盼,不令受,虬怒,手刃红儿。既而追其冤,作《比红诗》。”^[12]但这显然是混糅了罗虬的自序和《唐摭言》卷 10《海叙不遇》等笔记小说内容的杂合文,“广明中”云云,绝非自序口吻。《唐五代诗全编》只节录“比红者”至“遂题《比红诗》”一段文字,而将《唐摭言》等笔记小说内容附录诗后,这应该是最接近原作面貌且合理的处理方法。重新整理全唐诗,求诸宋槧或宋人记载,有些诗人、作品也许遗存不多,甚至缺失痕迹,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苛求。然唐人叙事、抒情奇绝者,宋人往往以不同形式采录,充分利用这种史料条件,加以通摄群书之功,编纂整理的质量就能够达到理想状态。

唐代号为“诗国”,但创作主体是有科举经历者、由不同原因而踏上仕途者、入幕谋生者、进入宗教文化范围者。前三者占比最大,其中也有交叉和变化。他们既有内向的凝合性,也有外向的辐射性,形成了圈层化的状况,这为唐人书写的结集和流通创造了条件。一般来说,越在圈层中心和上端,其集子越易成型和传播。但因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经历、自我意愿等特殊原因,有时处于圈层中心和上端文人的集子反而易遭湮灭,一些相对边缘的文人集子则意外地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唐初的《王无功集》和后期的《张承吉文集》即为典型例证。

那些能够传世的唐人集本或散落诗作,都必经宋代这个文化“蓄水池”和“闸口”。宋人(也包括元人)对于唐代文化成果的收藏、传播之功巨大,百余部较为完整的唐人集本赖此流传下来。当然,宋代

典籍中所录唐诗歧互也不少,如殷遥《友人山亭》诗包括题目在内,8句中有7处异文,绝大部分都出自宋人,且以北宋《文苑英华》《唐百家诗选》《吟窗杂录》居多;金昌绪唯一流传的诗歌《春怨》出自《唐诗纪事》卷15引顾陶《唐诗类选》,文字应有所据,但“打却”“黄莺”“几回”都有异文,这些异文在元人杨士弘《唐音》收录之前就已出现。而细酌所歧,首句“打却黄莺儿”与“唤婢打鸦儿”,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为叙事语气,虽有一定差异,但并不影响风格与文意,文字先后不易判别,据宋本出校最妥。《唐五代诗全编》下功夫纂校,几乎呈现出宋人载录唐诗的所有作为和痕迹,据此可见这个“蓄水池”的深广。

明人热衷唐代诗文,蒐辑整理之功亦不可没,但在承传中较多融入了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有善恶之分,谋划出戴叔伦、张继、唐彦谦等半真半假的集子已难理喻,伪制出几乎全部为假的《牟融集》则属恶搞。另一种情况比较特殊,不妨先来看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33批评方志冒用、修改诗歌的表述:“诸书中惟地志一类载诗为多,顾所载每详于今而略于古。或以今人诗冒古人名,又或改古人诗题,以就其地,甚有并其诗句亦稍加润色者。以故,诗之伪不可信者十居七八。”^[13]他进而举《皮日休集》混入《襄志》以证其说。这里“以今人诗冒古人名,又或改古人诗题,以就其地”都属明显作伪,但“并其诗句亦稍加润色者”似乎表现出某种审美善意。这种行为在地志编纂之外也屡见,最著名的例证是李白的《静夜思》。《唐五代诗全编》指出:“原诗作:‘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宋元时期有六个早期书证……,并无异文。改动来源于两部书,一是明人伪托元著名诗人范德机的《木天禁语》,改作:‘忽见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起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二是明李攀龙《唐诗选》,改作‘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成为现在通行文本。”^{[5]60}长期以来,通过修改润色而渗入明人审美意识的《静夜思》已经成为蒙学读物,产生了比原作更大的影响,今后是否能够得到纠正,甚至是否加以纠正,尚未可知。但《唐五代诗全编》在海内外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完整、充分展示出《静夜思》的原作文本,深度勾勒出被修改的过程,为唐诗学界和文化界提供了可靠的文本演变史,这本身就体现出学术涵容价值。

扬州诗局诸翰林主要凭借内府所藏《全唐诗》加以整理,身奉皇命,急于藏事,虽有可能钩稽唐宋遗存典籍,但未致力此道。《唐五代诗全编》则高置

学术标准,坚持走“以宋还唐”的艰难道路,从路径选择看,已经超越清编《全唐诗》。实践也能够证明,开展如此庞大的编纂工程,走向文献的纵深是非常必要的。

三、建构统序化与开放性的学术空间

如何通过某种秩序化构成文本形态体现唐代诗人的创作现场和历程,体现唐集形成的面貌,具体而言,如何组合和呈现57000多首唐诗,以成《唐五代诗全编》之大观,这是陈尚君最付心力的问题。组合方式和呈现形态有多种,需要权衡利弊,以立纲纪、成准则,达到文献总集编辑的学术标准。

一部规模宏大的唐诗全编需要建构一个统序化的结构,这涉及时间断限、空间四至、文体裁取、校注格式、编次安排等数端。其中最困难者为编次安排,重点是要妥善处置好全书之次第与作者目下作品之次第。对于前者,《唐五代诗全编》“以生活时代之先后编次。生年可考者,以生年为序;生年不可考者,则参以科第、入仕年及卒年。以上诸项皆无可考者,则参以世次、交游及诗歌所出书之先后。世次不详者,另编为世次不明者专卷”。对于后者,《唐五代诗全编》“以诗人立目。凡一诗人有存世诗什者,务期于其名下得以完整保存。以别集为底本整理者,多存原集次第,以集外诗作殿后。据群书辑录而成者,多以文献早晚为次。一般先完诗,后残零;先诗歌,后曲词;以联句、存题、存目为殿”^{[5]5-6}。

以上种种,遵循文献总集编纂之一般原则,构成了总体和分目体系。然而如果仅仅如此,框架虽稳妥但仍属故步旧窠。陈尚君特别强调持守当代学术立场,注意在《唐五代诗全编》的编次构划中自立创新。如总体以时代先后编次,但将同时唱和、同官交往、同年游宴、同朝应制者,皆存一编;夫妻、父子、兄弟、祖孙之类,一以并存处理。如此编排似乎打乱了全书“先后为序”体例,但这种“类合”方法恰恰因应了数十年学界研究的格局、理路。当然这样的安排,对编纂者要求非常高,必以坚实的考证为基础。有些“类合”比较简单,如将杜牧外甥裴延翰附于杜牧之后,将孙光宪同僚与孙光宪置于同卷等,但其他诸类或以人际关系论,或以创作现场论,都较为复杂且易紊乱,陈尚君长于史学、精于考据,故能得实,将极大方便学者继续深入探讨。《唐五代诗全编》在别集处理方面也自出手眼,对有别集存世的诗人根据其别集“可信”和“成型”的梯度,采取不同的整理方

式。如对从唐代以来流传有绪者,据别集中较早、较可靠的文本为底本来编次,另据他本或他书引诗加以校录;对别集个别可能形成于南宋,绝大部分为明代嘉靖、隆庆以后出现者,一律据唐宋典籍重新辑录,以明清各本为参校本。这一设计自加难度系数,工作量巨大,学术要求很高,而完成后的境界也显然高于清编《全唐诗》。

清人刘熙载尝言:“穷理须有日新之功,大公之量。谓今日所穷之理,后此无可进;一己所穷之理,他人无可正者,皆非也。”^[14]建构一部大型集成性诗歌总集的统序,是一个极为繁复的问题,难以达到“一己所穷之理,他人无可正者”的地步,《唐五代诗全编》反复思考利弊、比较短长,曾十修《凡例》。目前来看,这部巨著有承循、有破立,唯破立合于学术规律,故纲纪贯通,统序不紊。客观地说,《唐五代诗全编》最终作为一部个人独立编纂之作,也为其自作轨范、腾挪施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使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标识日新之功,体现学术个性,展示大公之量,具有一种开放格局。通阅全书可以看出,纂修者充满善意又充分任性地为唐代每一位诗人、每一首诗歌建立文档,作家和作品的资料极为丰富,中小作家的资料尤为稀珍。该书凝聚了作者数十年心血,建构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唐诗文献资料库,对于推进唐诗和唐代文学研究意义重大。

首先,充实小传。依照常例,大、中、小作家的小传,给定的篇幅是相应的。但大作家、声名卓著者,生平经历于各种传世文献中记载详备,极易闻知,故《唐五代诗全编》对其记载侧重于新发现史料的增补。中小作家陌生程度高,是清编《全唐诗》的薄弱之处,则要详加介绍。如苑讷,清编《全唐诗》卷780《传》仅“诗一首。一作范讷”7个字,而《唐五代诗全编》其小传云:“苑讷,行四,马邑善阳(今山西朔县)人,家居荆衡。玄宗天宝间中书舍人苑咸孙。兄苑论,与柳宗元同登德宗贞元九年进士第。讷亦于贞元时进士及第。后至江陵谒荆南节度使裴胄。宪宗元和五年自扬州迁其祖苑咸旅榿至洛阳。诗一首。事迹据《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一五六页收苑论撰《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墓志铭》、《太平广记》二四二引《乾馔子》、《柳河东集》二二《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唐音统签》八八五误作范讷。”^[15]这段记载知识要点之丰富、文案叙述之扎实,较之清编本远非道里可计。在《唐五代诗全编》中,籍籍无名小家之《传》的篇幅超过大、中作家的情况在在可见。如玄宗朝王希明,清编

《全唐诗》未见,《唐五代诗全编》录诗1卷,《传文》(含卷首语)近1000字;德宗朝刘轲,存诗1首,《传》文400余字;宪宗朝庾敬休,存诗1首,《传》文370余字。这些小传多为新材料、新知识、新观点。

其次,备录异文。清编《全唐诗》删去了胡震亨《唐音统签》中的异文出处,以格式统一的简单注示处理,或因复核全部异文工作量太大而力所不及。《唐五代诗全编》则以严谨的态度力争全检备录。诗题异文最为常见,文字歧互之原因复杂丛脞,典型的如刘希夷的《代白头吟》,历代文献中另外至少有9个不同的题目,即《白头翁》《白头老翁》《落杨篇》《白头翁咏》《白头吟》《悲代白头翁》《有所思》《悲白头翁》《代悲白头翁》,其中敦煌文献中就有3个异题,除《落杨篇》外,很难决断正误。《唐五代诗全编》以《搜玉小集》为底本,种种异题以备录方式为学者研究、读者选择留有余地。王昌龄《长信秋词五首》(其三)有《长信宫》《长信愁》《长信怨》《长信宫愁词》《宫怨》5种题目,皆有宋代文献依据,各有意昧,《唐五代诗全编》亦予以备载。诗句异文亦经常出现,如赵彦昭《和九月九日登慈恩寺浮图应制》、郭振《古剑歌》,校勘文字多于原作者实在不少;如刘希夷《代白头吟》、王昌龄《少年行二首》(其一),异文文字倍于原文者亦不鲜见;而刘损《愤怨诗三首》(其二)校勘文字近5倍于原文,崔颢《题黄鹤楼》竟6倍于原文。如此辑校工作必不胜其烦,有录得一字之异,便有玃珠之贵者,更何况网罗无遗全备于卷帙!这对于研究何谓名篇,文本如何流传、有何影响等甚有裨益。《唐五代诗全编》中凡所录异文,皆明出处,且以书名全称署于文本之末,详注至卷册,便于“寻根”。

再次,详载本事。唐代诗人是一些有故事的人,唐诗产生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和人际交往中,也有其本事。中唐以降,尤其是咸通、乾符之后记录唐代士子逸事的笔记小说中尤多此类记录,孙棨《北里志》即为典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小说家类亦记载该书“唐学士孙棨撰,载平康狭邪事”^[16]。全书录有姓名和妓名的平康妓女近20人,正文中有12个士妓交往的故事,存诗歌31首,其中士子20首,妓女和小子弟辈8首,街中唱2首^⑦。从范摅《云溪友议》、孟棨《本事诗》、王定保《唐摭言》,到宋代李昉《太平广记》、王谠《唐语林》、计有功《唐诗纪事》、周密《浩然斋雅谈》等,虚实相兼书写中有相当数量的唐诗。有意思的是,王定保这位记录唐人故事者,因友人沈彬《赠王定保》“仙桂曾攀第一枝,薄

游湘水阻佳期”云云,也被宋人载入《郡阁雅谈》,成为故事中人^⑧。唐宋人所记唐代诗人及作品本事,除《唐诗纪事》等外,“小说家言”之气息甚浓,需要细致考证,如《题红叶诗》为若干文本记载,作者从玄宗宫人、德宗宫人到宣宗宫人,跨越一个多世纪,同一事涉及顾况、贾全虚、卢渥、于祐等人,《唐五代诗全编》录“题红叶”题材诗有10余个文本,遍录群书,精当考证。唐人凡“嘲”“戏”“答”“题”之类作品,尤其笔涉私情者,往往有所谓本事,《唐五代诗全编》重视记录,以备利用。如刘损《怀妾》一首是突出的例证,《唐五代诗全编》中记录、考案该诗本事之文约1600字,极为铺陈,而刘诗的写作背景、某种真相、流传轨辙尽在其中。

最后,精构“存目”。《唐五代诗全编》各卷设有“存目”(含诗题、全诗或首句、来源、考证),这是一个重要的知识版图。清编《全唐诗》中各家诗重出互见、误混歧互的程度不同,自然存目数量不等,如张继已达33则,张祜48则,刘长卿56则,李商隐63则,杜牧竟达134则。戴叔伦集存世者以明铜活字本为早,存诗130首,已掺进诸多伪诗,清编《全唐诗》录二卷,收诗300多首,数量空前,而亦属“汇伪误之大成”^[17]。《唐五代诗全编》在学界研究基础上深微考核,列出非戴诗者86则,另附存疑诗47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处理伪、误、疑诗上的态度非常审慎,做出分层次处理:一是对于可断为伪诗或非唐时期的作品,并不一删了之,而是以“别卷”殿于书末,以作史鉴。二是对于可断为非唐诗而学界存在争议者,并不置于“别卷”,而往往载录其他相关文献并出校语。如杜牧《清明》,尽管这首诗与杜牧一点关系都没有^⑨,但学界有一定争议,该书将其列入“存目”后并附原作,依时间先后列出载录该诗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谢枋得千家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7种文献,并在考案中揭示出相关证据,以便读者进一步参酌。黄巢《自题像》为后人篡改元稹《智度师二首》而来,然来源颇早,且清编《全唐诗》收录,海内外学者多有讨论,实属“伪诗名篇”,该书一如《清明》诗之处理而出更多校语。三是对于存疑难断者,以极谨慎的态度妥善处理。如上举戴叔伦47首,附列《疑诗》;另如许浑《记梦》诗,自唐末至宋元版本载录有序,当归许浑集中,然《太平广记》卷70引《逸史》等作者署作许灏,且在清编《全唐诗》中互见,亦有学者认可,故而该书“暂两存之”^[18]。

《唐五代诗全编》在通览群书基础上精心蒐辑

文献,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文档资料库,其考录筛查的视界极宽而网眼极小,故文档相当丰赡,资料十分细密;同时对深广的文学富矿,开山采铜却不保守封闭,完全自是。显然,不理清正讹是非,无以截断众流;不审慎妥处,则易平添争议。该书对于历史而言,前无古人又尊重古人;对于学界而言,纠偏同仁又友视同仁,史料囊括丰富,审处严谨,行文注意敛笔,有所让渡,如此能够形成优善文本,有利于学术发展。

余 论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19]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有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20],此为学术发展之规律。陈尚君以“新发见”为基础完成《唐五代诗全编》,填补了《全唐诗》颁行300多年来全面修订增补的空白,其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而产生新学问。《唐五代诗全编》的重要价值将在唐诗学、唐代文学、古代文学、中古文史研究中被证明,即使对未来可寄予雏凤吐清、新竹添高之愿,此书也已成坚实奠基。

当然,《全唐诗》中存在的问题太多,复杂程度超出想象,无论我们如何表彰《唐五代诗全编》辑佚之全、求真之至、编次之善,都是在比较体系中言之,就当下学术状况言之。如果说清编《全唐诗》是未竟事业,《唐五代诗全编》亦如是。将来还会有新的文献史料问世,纂修者本人(及其学界)仍然会继续增补偶见之佚佚唐诗,并在精细校勘比对、酌定作品归属、区分自注他注、完善检索系统等方面不断研究,以进一步提高水平,在更新的高度上振兴唐代文学研究,焕发诗国的荣耀。

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的成功纂校对历代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经验,也标示了更高的学术标准,揭示出新的学术课题。目前历代诗歌编纂整理工作最为紧迫的是,将已经立项并进入编纂和出版进程的《全明诗》抓紧完成,同时将《全清诗》的编纂整理工作列入古籍整理事业的重要议程。后者是超大型断代诗编纂工程,工作量极大,但应该及早启动相关学术事项,使我国古典诗歌全集配套合龙,合璧无缺。

另外,收诗25万余首的《全宋诗》自1998年出

版以来,学界已指出其中误收、漏收问题颇多,甄误与补遗持续进行,2005年出版了《全宋诗订补》,2017年又出版了《全宋诗辑补》,但仍然有校补工作有待进行。组织和参与上述工作的学者,其中一部分仍然活跃在古籍整理事业中,新一辈学者也积累了许多相关成果,将学术力量集合起来,使宋代诗歌“汇聚无遗”地完整面世,条件已经渐趋成熟。这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与《全宋词》《全元诗》纂校辑补工作协调,以确定各自收录范围,避免重复;二是确定纂修体例,或承《全宋诗》编纂方法,或仿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之例。无论如何,《唐五代诗全编》的出版,对中古诗歌纂校具有启示作用,对历代诗歌整理具有激励意义,应予充分肯定和重视。

注释

①参见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潜采堂书目四种》之一,“晨风阁丛书”本。②参见冯登甫《朱彝尊〈全唐诗未备书目〉跋》,《潜采堂书目四种》之一,“晨风阁丛书”本。③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据日本大江维时编《千载佳句》,此联归于“李浑”名下,亦为唯一所存诗句。④《御制全唐诗序》称“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此据日本平冈武夫《唐代研究指南》统计。⑤此取罗振玉1916年2月19日致王国维信中之语,其云:“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见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继祖审订,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⑥参见罗时进:《唐诗异文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唐诗演进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335页。⑦斋藤茂:《关于〈北里志〉——唐代文学与妓馆》,《唐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2辑,第602—614页。⑧参见陈尚君纂校《唐五代诗全编》卷982引《诗话总龟》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第203页。⑨陈尚君、李浩:《用最聪明头脑下最笨功夫,干寂寞事情》,上观网,2024年9月20

日, <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788091.html>。

参考文献

- [1] 查嗣琛. 查浦诗钞[M]//丛书集成续编:第20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745.
- [2] 康熙. 御制全唐诗序[M]//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5.
- [3] 陈尚君. 唐五代诗全编:卷882[M].第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205.
- [4] 陈尚君. 唐五代诗全编:卷717[M].第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377.
- [5] 陈尚君. 唐五代诗全编: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 [6] 陈尚君. 唐五代诗全编:卷903[M].第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290.
- [7] 钱泳. 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207.
- [8] 黄丕烈.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2[M].潘祖荫,辑.周少川,点校.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46.
- [9]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校证[M].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927.
- [10] 陶岳. 五代史补[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648.
- [11] 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5:428.
- [12] 罗虬. 比红儿诗[M]//全唐诗:卷666.北京:中华书局,1960:7625.
- [13] 胡震亨. 唐音癸签:卷3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51.
- [14] 刘熙载. 刘熙载集[M].刘立人,陈文和,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3—14.
- [15] 陈尚君. 唐五代诗全编:卷591[M].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323.
- [16]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題[M].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21.
- [17] 陈尚君. 唐五代诗全编:卷359[M].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41.
- [18] 陈尚君. 唐五代诗全编:卷697[M].第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479.
- [19]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251.
- [20] 王国维. 王国维自述[M].济南:泰山出版社,2022:174.

How to Rearrange *The Whol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 Study on the Compiling Idea and Strategy of *The Complete Compilation of Poem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Luo Shijin

Abstract: Since Wen Yiduo and Li Jiayan put forward the collation plan of *The Whol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re have been a series of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involv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lost work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alse works, the collation, the examination, the compilation and many other aspects. The core issues focus on three points: the first is to make the “whole Tang poetry” conform to the name, the second is to try to restor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Tang poetry, and the third is to build a new order. Only by solving these three problems can we show the contemporary academic stand and style, and establish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philology and the arrangement of ancient books. *The Complete Compilation of Poem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carried out successful practice in this respect, responded t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collecting lost poems and seeking completeness, respecting Song Dynasty and seeking truth, and unifying sequence and seeking order. The compilation strategy and methodology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meaning for how to rearrange and research literature of poetry collections

Key words: *The Whol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Complete Compilation of Poems of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compile and edit lost texts; respect the Song Dynasty; unify sequenc

责任编辑:采薇